



高|校|学|术|文|库
人文社科研究论著丛刊

日本社会文化的 多维研究

曾令明 滕洪波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学|术|文|库
人文社科研究论著丛刊

日本社会文化的 多维研究

曾令明 滕洪波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社会文化的多维研究 / 曾令明, 滕洪波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068-6692-7

I. ①日… II. ①曾… ②滕… III. ①文化史—研究—

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4194 号

日本社会文化的多维研究

曾令明 滕洪波 著

丛书策划 谭 鹏 武 斌

责任编辑 李国永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马静静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692-7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的起源·····	1
第一节 日本人的诞生·····	1
第二节 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	6
第三节 日本语言文字的形成·····	20
第二章 日本的政治与经济发展·····	25
第一节 日本的国家制度与国家机构·····	25
第二节 日本的政党政治变迁·····	31
第三节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历程 ·····	40
第三章 日本的近现代教育·····	50
第一节 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初创·····	50
第二节 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改革、确立与扩充 ·····	56
第三节 日本现代教育发展·····	66
第四章 日本的宗教信仰·····	73
第一节 神道教·····	73
第二节 佛 教·····	76
第三节 基督教·····	84
第五章 日本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	93
第一节 日本稻作文化及民族性格·····	93
第二节 日本人称谓的选择与民族心理·····	99
第三节 地震与日本人的“无常”观 ·····	103
第四节 日本人的“娇宠”心理与“耻”意识 ·····	114

第六章 日本的道文化·····	120
第一节 武士道·····	120
第二节 茶 道·····	127
第三节 书道和柔道·····	137
第四节 花道与剑道·····	143
第七章 日本城市文化·····	154
第一节 日本古都城市文化·····	154
第二节 日本古城文化·····	160
第三节 日本港口城市文化·····	162
第四节 日本温泉城市及温泉文化·····	169
第八章 日本的绘画与庭园艺术·····	178
第一节 从唐绘到大和绘·····	178
第二节 花街柳巷艺术——浮世绘·····	186
第三节 禅宗文化下的水墨画·····	191
第四节 日本庭园特性·····	195
第五节 禅宗文化下的“石庭”“枯山水”庭园·····	198
第九章 日本的舞台艺术·····	203
第一节 能乐及其艺术特色·····	203
第二节 狂言的形成及其艺术形态·····	208
第三节 歌舞伎的发展·····	215
第十章 日本文学发展概观·····	223
第一节 日本神话与原始歌谣·····	223
第二节 奈良时代的和歌《万叶集》·····	229
第三节 平安时代物语文学的诞生与繁荣·····	231
第四节 中世的和歌、军记物语与五山文学·····	234
第五节 近世小说的产生与演变·····	242
第六节 近代新文学的发展·····	246
第七节 战后文学及现代文学四大家·····	254

第十一章 日本的动漫艺术·····	260
第一节 日本动漫的发展历程·····	260
第二节 日本动漫艺术特征分析·····	267
第三节 日本动漫的叙事·····	274
第四节 日本动漫的影响·····	279
参考文献·····	282

第一章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的起源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地理、风土、社会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文化、艺术、宗教和学术。可以说,要想对日本社会文化进行探究,首先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诞生、日本文明的发源等相关问题。本章内容就对日本人和日本文明的开始进行具体的研究。

第一节 日本人的诞生

远古以前,日本大和民族就在东北亚一隅的列岛上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着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的。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之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录历史。

一、“记纪”里的神话时代

(一)“八百万神国”诞生记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原始时代的日本是一片汪洋,大海中只有几片小陆地。鉴于此,众天神诏示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兄妹降临世间去修固国土。由此,这兄妹二人被后世尊为日本

人的先祖：父神伊邪那岐与母神伊邪那美。

有了土地，二神便结为夫妻，开始孕育世间众神。先后诞生了掌管河川海洋的神、掌管山岳原野的神，乃至风神、木神、火神等自然界里一切可见现象的神祇，共 33 位。书文至此，已基本构筑完成了日本神道教神祇的规模。

然而，火神的诞生将伊邪那美送进了黄泉国，思妻心切的伊邪那岐追至黄泉国，目睹妻子丑陋恐怖之像，满腔爱意顿消，亡命而逃。逃出黄泉国后的伊邪那岐来到筑紫岛日向国，在洗净身上的污秽时，洗出了 23 位神祇。最后，还洗出了声名远播也最受日本人崇拜的太阳女神——天照大御神。

（二）神武天皇东征记

传说天照大御神不仅是日本大和民族的祖先，也是日本天皇的始祖。此话要从“记纪”中所记的日本第 1 代天皇神武天皇讲起，天照派其天孙琼琼杵尊下凡管理苇原中国，天孙来到凡间娶妻生子，他的第 3 代重孙就是神武。神武东征，并在大和地方建立所谓的政权，故被认为是开国之父、天皇之祖。

“神国”的诞生以及神武的故事均来自“记纪”记载。以前“记纪”说法的真实性很少受到质疑，不过随着科学的日渐昌明，以及日本史学界的觉醒，大家普遍相信“记纪”中的神武传说只不过是对开创大和国基祖先的一种神话式追述。由此。在日本史学界又衍生出“徐福东渡说”“崇神说”等说法。

二、关于日本人起源的考古发现

神话毕竟是神话，历史传说终究是历史传说，神化国家和天皇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无稽之谈，它们无法为日本人的诞生提供具有实证性、说服力的科学依据。事实上，日本的国土，与其他的国土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形成的。日本民族，也是根据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

混合的过程而诞生的。但是日本列岛上何时存在原住民,还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在东亚中国和南亚印度的洪积期地层中已发现了丰富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冰河堆积物,还有人类的遗迹,比如在东南亚、东亚分别有爪哇猿人和北京人的化石出土。但日本大部分地区是海成层,陆成层并不发达,是非常贫瘠的地域,列岛上是否有原始人类存在,一直是个悬案。后来,日本考古学家在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达的早期地层中出土了“明石人”的髌骨化石,在滨北地方(今爱知县滨北市)和三日地方(今静冈县三日町)的洪积期的堆积层里发现了人类化石遗骨,又在洪积层发掘出若干旧石器时代的器具,包括石片、尖状器等。此外,德国考古学家鲁曼还在日本发现了已经绝种的“鲁曼象”化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列岛已有高等生物,也可能有原始人类存在。不过,由于日本大部分地区是海成层,所发现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冰河堆积物不如陆成层的中国、印度丰富和发达。在这个时期的地层中,除了石器以外并未发现其他东西,史称“无土器文化时代”。但从石器的发现中,可以推测这个时代的原始人已经开始采集自然物,以及在山野狩猎鸟兽,以提供当时原始生活的需要。与此相关,还出现求吉避凶的咒术这类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要素,这是当时原始人实际生活的自然胚胎。

日本列岛土壤属亚酸性,总体来说,发现的人类化石遗骨不多,且多是小碎片,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是港川地方人类化石遗骨(发掘于冲绳县那霸市尻郡具志头村港川遗迹)。人类学者铃木尚等人,从其头骨形态考证分析,它一方面具有距今约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原始人类的特征,特别是具有同时代中国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人和东南亚的上古人种相似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与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绳文人”的相同特征。以此推断,从人种区分来说,现在日本人的外形特征与中国南方人和东南亚人相似,推想远古东中国海有大陆架桥,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人种流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他们是新石器时代即日本史称“绳文时代”的“绳文人”的先祖,同时也是

日本人的远祖。

在日本发现人类化石,引发出“这些人究竟是从哪里流入这个列岛”的问题的探讨,这就涉及日本人种的起源问题。所谓“人种”是根据遗传的特征,以肤色、体形、血型等生物学为尺度,在一定地域内,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日本人种”这个问题,有各种推想。一派学者根据绳文时代人的遗骨的检验结果,主张日本“绳文人”就是如今日本东北土著阿伊努人的先祖,因为他们具有许多日本现代人相似的特征,他们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成为主流的原住民。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指出:“阿伊努人实际上是日本原住民。许多世纪以来,弥生人后裔的现代日本人(在这个背景下称为大和日本人)总是加以否认,把阿伊努人边缘化,甚至予以忽视。直至1997年,官方才承认阿伊努人作为日本原住民的真实地位。我们在阿伊努人身上看见绳文人是日本人的起源,但绳文时代的日本,距离形成一个民族还很远。接下来的弥生时代将对日本国家的形成有较多的贡献。”^①

关于日本人的诞生,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则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认为“弥生时代,稻作农耕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持续性的农村社会,已经发展到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方,有理由相信当时原住民已经使用了日语。由此,弥生人与历史时代的所谓日本人,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基本方面,具有共同性,两者在民族性上确是相连的,自然会导致人们认为日本民族的起始点在弥生时代。也就是说,当时也是日本民族的形成期。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原住民,虽然分别在众多的原生国家,但在外国人眼里,他们是承担着一种共同文化的一个民族。从中国史书上就看到将当时日本人称作‘倭人’这个民族的名称,来区别于其他民族。因此,可以把弥生人——中国史书上所称的倭人,看作是日本民族的最初出现。从东方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能的”^②。

①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日本学者清野谦次还从关西地方发掘的众多贝冢、古坟中收集的近 100 具人体遗骨,进行科学分析以及与近邻诸民族古代人体遗骨比较研究,认为是绳文人与近邻集团混血而演化为日本人的。日本学界一般的意见倾向于这种“混血说”,认为在日本列岛各人种渐次混同的过程中,又同化原住民阿伊努人,融合彼此的原始信仰,调整了族群的对立,最后这些原住民在列岛内部比较平和地一统而成为一个民族。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不是单一人种,而是经过长期复杂的多人种混血、多民族融合演化的过程,从而逐渐形成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要素的稳定共同体——“日本民族”。由于 3 世纪开始建立以信奉原始神道为主的大和国,又有了“大和民族”之称。

还有一派学者认为,日本地处东北亚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边流入北方的蒙古种人、通古斯人(满族先祖),以及南方的马来人等人种,定居下来,而头两批流入的通古斯人最后定居在出云一带,被称为“出云族”。这些外来人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与后来者融合,成为日本人称作的“归化人”。他们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所谓“归化人”,在《日本书纪》中还有一种说法,据其“崇神天皇纪”十二年秋九月春三月记载,“教化流行,众庶乐业。异俗重译来,海外既归化”。同年秋九月又记有“天神地祇共和享,而风雨顺时,百谷用成。家给人足,天下太平矣。故称谓御肇国天皇也”。在同书中,“应神天皇纪”“雄略天皇纪”,比较集中记载外来人的事。在“应神天皇纪”记有,汉人、韩人等来倭国;“领诸朝人等作池。因以,名池号韩人池”。在“雄略天皇纪”中记有“有从百济国逃化来者”等等,这些都是同属于日本人所称的“归化人”。

因此,据日本学者长谷部言人在《日本人的祖先》一文中分析,当时“归化人”,主要是指从朝鲜半岛赴日的百济人、新罗人和中国赴日的汉人,前者多从事土木工程的劳役,后者擅长各种技能,对于促进当时日本文化的成长是做出贡献的。

但是,日本人种起源和民族的诞生存在各种论说,由于《古事

记》《日本书纪》多是神话传说,即使史实记载也掺有神话传说的成分,无完整的科学文字依据,器物遗存也甚少,难以准确考证,至今尚有争议。

第二节 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

一、绳文文化

经过第四纪洪积世到冲积世自然条件的激烈变化,形成了社会变革和文化形成的特质。日本列岛在约一万五千年前的第四纪的遗物中只发现了石器。这些石器多为刃器、尖头器等。这与一般文化历史都是从石器出现开始是相同的,都是打制石器。在日本这一旧石器时代,又称“无土器文化时代”。日本原始经济和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至公元前七八千年,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日本称“绳文文化时代”。“绳文文化时代”继石器之后,发现了“绳文土器”,宣告从“无土器文化”进入“绳文土器文化”时期。

(一) 石器与土器并存

绳文文化时代,石器与土器并存。初期以打制石器为主,有石矛、石匕、石篋等。其后逐渐走向多样化,从打制石器逐渐发展到半磨制石器、磨制石器,特别是从石斧发展到石镞、石刃等原始生产工具,这是绳文文化(即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标识。在发掘的绳文文化时代的石器中,还出土了许多石偶。最具代表性的是爱媛县上浮穴郡美川村上黑岩出土的“原始女性像”,这是用线雕的办法,雕刻了下垂毛发中的两个乳房,似乎象征女性。这是迄今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石雕之一。

磨制石斧、石镞、石刃等原始的斧头、弓箭器物的存在,还有骨镞、骨角器、穿孔硬玉等的存在,说明“绳文人”可以使用这些

工具伐木、制作独木舟,以及射杀和捕获鹿、野猪等动物,初步掌握了原始农牧经济生活手段和手工艺技能,而狩猎需要多人配合和合作,进行集体性的生产劳动。于是,“绳文人”开始从漂泊流动生活方式,发展到以小共同体为单位的村落群居的生活方式。据考古发掘的遗迹推测,是以10~20人为一单位。这说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它对于社会和文化发展整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约公元前3000年,绳文文化时代中期,随着地理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从“海进”到“海退”的现象,海面相对于陆地下降,海水后退,海面趋于平稳。沿海岸的绳文人开始了渔捞生活,以鱼、贝作为膳食。同时,在离日本海岸100公里的离岛上,发现了人类遗迹,除了石器、土器之外,还有在东北地方的贝冢里,出土了大量角骨器,比如角骨制的钓钩、鱼叉等渔捞作业用的原始器物,以及圆木小舟等出海的工具,说明当时已从采集、狩猎生活扩展到渔捞生活,捕鱼拾贝成为绳文人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初的生产力和物质创造力水平,开始了采集、狩猎、渔捞的原始经济生活和原始文化生活。

绳文文化时代,是以土器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时代。绳文文化时代早期的土器,大多用无釉泥土烧制而成,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主要是满足于单纯的实用性。这时期的土器,多是似食具的深钵形,分为尖底深钵和平底深钵。最初的钵形是尖底的,刻上简单的捻线波状纹,有一种不安定感,然后用黏土卷上绳纹,以求得一种安定的形态,这是最原始的成型技法。但是,由此刺激了造型意识,其后在产生平底深钵的同时,在口颈部位、胴体部位,施以隆起纹(浮线纹),纹样有波状纹、浅绳纹、涡卷纹、爪形纹等。其施纹技法,是采用植物纤维,在黏土的表面上横向回转押绳纹的技法,大多是饰有草绳的立体花纹,开始具有某种装饰的意识,逐渐产生了多样变化的装饰纹样。绳文时代中期加上雕塑或透雕的装饰,绳文时代后期产生绚丽华美的纹样,形状各异,器体也多样化,从尖底深钵土器、平底深钵土器,到圆筒土器、香炉形土

器、瓮形土器、壶形土器；壶形土器又分大口壶、注口壶等，分为制作精巧的装饰用小土器与粗大的日常用土器，出现两者并存的土器文化现象。

由于这个时代的土器，多施以绳纹，故称为“绳纹土器”，一般写作“绳文土器”。绳文土器的形态，从绳文文化时代初期的简单、粗糙、素朴，发展到绳文文化时代后期的胚土精细、形态复杂、纹样洗练化和复杂化，显现出一种丰富的装饰性造型的力量。绳文土器的进步，是最早的也是唯一可以引起原始人共同感动的一种艺术现象。

土器的进步和发达，培育绳文人擅长于黏土技术，制作出各种土偶，这是原始工艺中最具特色的，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上，尤其是工艺美术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所谓土偶，就是用黏土制作成某种形状的原始泥塑，以东日本地方出土为多。早期的土偶，是小型的扁平土偶，逐步演进为立体型的土偶，再加上装饰要素。最早出现的人形土偶，是心形土偶，多属抽象性的，一般都缺手足和头部，躯体并不完整。有专家分析，这不是制作者无意识的造型，而是有意识造成这种缺损，象征祈求神保佑病伤者排除痛苦，早日痊愈。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当时绳文人出于原始信仰使然，另一方是制作者尚未具备完全自觉的造型艺术意识或原始工艺的未自觉成熟而造成的。其后发展有手足、头部的土偶，而颜面是无表情的，也仅具象征的表现，工艺手法也很粗拙，但是，这种土偶已显露出古代人的造型意识。绳文时代中后期，土偶已进入立体性的发展阶段，颜面增加一些表情，还加上了手足，以及立、蹲、坐的各种姿态，在素朴的造型中，展现了其写实的风格。这不仅发挥了泥塑的表现艺术力，而且也初露了制作者的原初美意识，展现了这一时代的土器文化的成就。土偶从抽象性发展到具象性，以女性土偶居多，占80%~90%。这些女性土偶千姿百态，著名者有穿衣女偶、坐姿型女偶。男偶著名者则有挂甲武装土偶。

绳文时代晚期的土偶代表作《遮光器形土偶》和《丰满的女

性像》，是以朴素手法进行创作的，它们已初露出其造型艺术才能。《遮光器形土偶》以原始的自然主义手法与几何学纹样交错，人体和纹饰的复杂结合，变化多样，装饰丰富，两只大圆眼居中几乎占了整个面部，嵌着一个小球形的鼻子和一个圆轮形的嘴巴，颜面则用遮光器遮盖，令人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紧张感，这收到了怪异的艺术造型效果。《丰满的女性像》中女性面容，在奇异中微露温柔的表情，裸露的大乳房，腹部膨胀，身子明显地表现了妊娠的体态，很好地捕捉了原始人类的生态，反映了绳文人对繁殖和延续生命的淳朴愿望。制作者在颜面和体态造型上，表现了人的写实姿态，赋予一定的立体感，已富于现实性，具有原初自然生命力的意识。但是，即使已出现人形土偶、动物形土偶，大多数面部是断片的、无表情的、非现实的，是一种象征的表现，颇富怪异性。绳纹时代晚期还有土制的假面，这是日本古代艺能假面具的雏形。

此外，绳文土器还有房屋、猪、熊、鹿等动物，以及舟船等形状。这时期土器的曲线纹样，也趋向更加复杂化，工艺技巧也表现出成熟度。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实用性和装饰性兼具，还含有祈愿生殖和丰收咒术信仰的宗教意味，从而建构了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

（二）火田农耕与水稻耕作

从绳文时期出土的土器中可以发现出现了火馅形土器，表明列岛绳文人已发现和利用火了。这不仅展示了原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增大了求生存的力量，而且促使“绳文文化时代”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发现和利用火，对促进列岛原始人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日本考古发掘，绳文文化时代列岛还存在大量石皿、石臼，以及磨制石斧、定角石斧，尤其是在北九州地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约公元前 1 000 年绳文文化时代晚期的蒸器样式的土器，推测这是蒸薯类等淀粉质食品和处理薯类、杂谷类用的器具。在熊

本县境内不同地方,出土了绳文时代晚期文化层的炭化了的谷粒和在一些土器上发现带有谷壳的痕迹。在长崎县出土的一些山寺式土器上,还留下了米粒的残迹。在该地绳文时代晚期的遗迹中,还发现旱稻的种子和杂谷,当时可能已开始火田农耕,即烧杂草、树叶,然后种植农作物。同时,在佐贺县海岸沙丘或内陆谷地上,还发现水田的遗迹。一般学者以此推断,绳文文化时代晚期,简单的稻谷栽培技术,已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通过朝鲜海峡、津轻海峡,一度传入北九州,开始出现了农耕文化生活的曙光。

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对农耕文化始于弥生时代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井上光贞、佐伯有清指出:“绳文文化时代中期以后,已进行薯类、稻谷类的栽培,这是有力的假设。可以认为,在大多数没有接近海洋的山岳地带生活的绳文时代人,已获得了栽培的新技术。这暗示,象征下一个时代弥生文化的水稻耕作,已从九州迅速传到中部日本,成为栽培农耕的基础。还有,在绳文文化时代晚期,大陆水稻栽培技术,已传到九州西北部,逐渐改变了农耕是始于弥生时代的认识。”

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有计划性的农耕生活,但已有火田农耕和开始接触水稻耕作技术,为弥生文化时代的成立期,进一步接受大陆水稻耕作技术,确立农耕文化,做好了变革的准备。

(三)原始社会意识逐渐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始社会意识逐渐产生,这也表现在从原始居住到一般风习和墓葬制上。绳文时代原始人的居住,从旧石器时代以天然洞穴、巨岩背地为主,过渡到以竖穴式住居为主,一部分则是堆石式的住居模式,还有以天然洞穴而居者。从北海道到九州已发掘一万多个绳文时代聚落的建筑遗址来看,多为贝冢,次为泥炭层或堆石,分别有洞窟、竖坑、竖穴等形式。在茨城县花轮台的绳文文化时代早期贝冢居住遗址,发现在长方形平面上,由中央部位4根主柱和沿周围配置12根支柱支撑遮蔽物的“切妻式”模式,即屋顶为人字形、山形、坡形结构

的房屋雏形。这是至今已发现的日本最早建筑遗址之一。埼玉县水子大应贝冢和神奈川县南掘贝冢,其竖穴住居,还拥有中央广场,成马蹄形或圆形的村落结构。特别是八岳山麓长野县尖石遗迹,在舌状台地上散落数百户遗址,以及千叶县姥山贝冢,在1300平方米的环状大贝冢下,存在数十户被废弃的建筑遗址等。由此可见,当时通过共同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已由家族生活为单位,扩大到以集体生活为单位,形成住居建筑和小群体的生活方式,同时其居住规模逐渐扩大化。绳文人以这种居住场所作为群体的据点,通过采集食用植物和狩猎鹿、野猪等手段获得食物,构筑起原始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居住类型的变迁可以证明它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落的确立和共同体的强化是相对应的。

绳文文化时代后期,还有拔牙齿的风俗。据日本考古学家吉田格的考察,这种未开化民族的“拔牙齿”习俗,几乎遍及日本列岛。在发现人类遗骨较多的地方,比如爱知县吉胡贝冢发掘的121具人骨中有114具,冈山县津云贝冢发掘的110具人骨中有83具,是存在拔牙齿的现象的。根据迄今的调查,拔牙齿年龄,大概都在青春期。当时原始人寿命较短,一般平均寿命约30岁左右,青春期的13岁至18岁,已是原始社会的中坚力量。拔牙方法有很多,其中以拔除犬牙、门牙者居多,也有拔掉小白齿的。绳文文化时代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习俗,田边昭三写道:“原始社会的生产体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后,围绕生产与分配,共同体的成规势必进一步强化,这是必然的结果。从绳文时代后期至弥生时代前期这段时期,正好处在这样的阶段。而且,这一时期恰恰正是拔牙齿风俗流行期间,这如实地反映了拔牙齿是为了强化共同体的成规,与未开化社会的情况是一样的。一旦共同体成员增加,部落间的经常性交流就盛行,就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共同体统一的必要。在墨守共同体的成规的同时,族长的权力就逐渐强化。比如,可以让人想象,出现允许特定人物身挂硬玉制的大珠,族长手握作为指挥棒的小形化石棒等。由此,可见族长